

国家剧院走进守正创新的舞剧新时代

中国歌剧舞剧院近年来舞剧创作研讨会专家发言摘编

11月9日,由中国歌剧舞剧院和南京艺术学院共同主办、南京艺术学院中国当代舞剧研究中心承办的《国家剧院走进守正创新的舞剧新时代——中国歌剧舞剧院近年来舞剧创作研讨会》在南京艺术学院举行。此次研讨以国家剧院走进守正创新的民族舞剧新时代为主题,围绕中国



陶诚(中国歌剧舞剧院院长)

新时代的格局和情怀讲好中国故事。实现“两个效益”,即作为国家艺术团,剧院始终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坚持“两个主业、两条主线、两个效益”的发展对于任何一家艺术团来说都非常不易,民族歌剧和民族舞剧是舞台艺术中的“重工业”,尤其不易。总结近几年来舞剧创作生产情况,我有五点体会:第一,时间最能检验舞台作品的生命力;第二,艺术创作要实现历史与现实的对话;第三,回归舞剧表演的传统——用现场乐队伴奏;第四,艺术人才的大胆使用和悉心培养并重;第五,加大宣传力度,树立剧院品牌形象。

中国歌剧舞剧院取得的成绩,与领导、专家、朋友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剧院愿与诸位一起,将舞剧理论研究成果,运用到创作实践中去,实现理论研究和实践成果的交流碰撞,共同探索民族舞剧发展的新理念、新路径、新方法,为新时代民族舞剧的繁荣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邓一江(国家大剧院原副院长、教授)

我把我的认识和想法,归结为“五个一”:一次职能的回归。6部舞剧的成功上演,证明中国歌剧舞剧院完成了从以“晚会”为主要市场向以“剧”为主要市场的观念调整和剧院职能的回归;证明剧院从求生存向抓创作、出精品、推市场的工作重心转移,我以为这是剧院在管理机制上的“守正”。

一种责任的担当。职能的回归发展了生产力,也促进了生产方式的改进,不仅剧院自制舞剧,还和地方院团联合制作舞剧,体现出国家艺术院团的担当。这一方式的确立与实施既解决和补充了剧院舞剧创作资金上的不足,又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省级以下院团创作资源不足的难题,从政治的高度去认识,可以视为舞剧艺术的“扶贫”。

一种发展的策略。6部舞剧的主创及演员都是剧院的年轻演职人员,充分反映出剧院领导的战略眼光与思路,通过作品培养年轻编导和年轻演员,为剧院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动能。

一种艺术风格。剧院6部舞剧就创作而言有一种共同的风格,即舞剧的诗化表现,但不是舞蹈诗。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6部舞剧的群舞量都较大,编排各具特色,演员表演到位;二是舞台的综合视觉效果冲击力强,艺术品质高,有很好的观赏性。

一种价值的导向。6部舞剧从选材到编排、制作和演出,可以看出剧院非常关注观众对舞剧作品的观赏需求,从观众的视角进行舞剧的创作,尽心尽力打造精品,注重市场推广,让更多的观众能走进剧院,让价值观能够有效传递。

我还有两点希望:一是在将来的舞剧创作中加强舞剧的戏剧性表现,深化舞剧的思想内涵;二是进一步拓宽作品题材。



冯玉白(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



于平(南京艺术学院舞剧学院院长、中国当代舞剧舞剧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教授)



许锐(北京舞蹈学院副院长、教授)

歌剧舞剧院近年来民族舞剧创作生产机制、人才培养等进行讨论,旨在夯实新时代民族舞剧发展根基,为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贡献力量。

本报特摘编研讨会上部分专家发言,以飨读者。

我的发言主要有三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是“一个中心”,即中国歌剧舞剧院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创作为中心,以作品为立身之本,以精品回馈时代、回馈人民。

第二个观点是“两个探索”。第一,努力探索在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守正创新,讲好中国故事,为时代抒怀。剧院的许多作品,都是在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守正创新的成果。在《昭君出塞》《赵氏孤儿》《李白》《恰同学少年》等一系列作品中,人物形象塑造都包含了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根基,剧院近年来的创作努力地重建中国社会的良知、道德,呼唤中国精神的回归。剧院创作向现实题材发力,始终坚持着这样的价值诉求。第二,努力探索符合“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标准的艺术创作路径,塑造充满艺术个性的舞剧艺术形象,攀登艺术高峰。

第三个观点是“三个成功”。第一个是成功将国家艺术团带回舞剧艺术的“王者地位”;第二个是成功推出了以佟睿睿、孔德辛、吴庆东、李世博、韩宝全、唐诗逸、胡阳等青年编导和舞者为代表的创作和表演人才,形成了人才梯队;第三个是成功实现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成功创建了国家艺术团、优秀创作力量与地方艺术力量相结合的创作机制和合作模式。

自南京艺术学院中国当代舞剧研究中心成立以来,已经举办过6次关于当代舞剧创作的学术研讨。前5次研讨都聚焦编导,第6次和本次,聚焦舞剧创作团体。

在去年看过中国歌剧舞剧院舞剧团精彩、精湛的业务考核后,联想到该院近年来舞剧创作生产的量与质,便与陶诚院长商量共同主办这样一次研讨。在陶院长初步认可后,我为了坚定其决心,提出主题可定为“守正创新的舞剧新派”,在场的中国舞协分党组书记罗斌也表示可行。陶院长在深思熟虑后,认为现在的主题更平实、也符合实际,对于未来发展指导也更具实效,因此这次研讨,我们聚焦“国家剧院走进守正创新的舞剧新时代”。应当说,这个主题包含着陶诚对于舞剧艺术生产“治理”的许多想法:“新时代”是说我们应明确自己的时代境遇和时代担当;“国家剧院”是对自己成为舞剧创作“第一方阵”乃至“排头兵”的工作目标和期许;“守正创新”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从舞剧作品来看,中国歌剧舞剧院在“如何生产”和“生产什么”两个方面都有深入思考和坚决实践,在保证艺术品质和意识形态正确性的前提下,积极探索与地方党委、政府,大型国有企业的合作模式,将艺术家对于艺术性的追求和老百姓的喜闻乐见统一起来,推出了一批艺术精湛又深受老百姓喜爱的作品。

我先说两个现象,一是近年来,国际舞蹈学界对中国舞蹈有了很大的关注,国际上有一些原来研究中国舞蹈的学者纷纷改变研究方向,大家发现中国舞蹈不能随意研究;二是东西方对舞剧样式的理解存在差异,即使在西方,人们对舞剧样式的理解也存在着差异。传统的欧洲舞剧建构在芭蕾舞剧的基础上,中国的舞剧与此不同。从这两个现象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舞剧建构的趋势,中国舞剧在舞剧叙事上的创新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我有点思考:一个是舞剧的叙事结构蕴含了集体民族意识。这种集体的民族意识包含很多方面,其中有忠、孝、仁、义等传统价值观念,比如《孔子》等,包含了深厚的传统价值;另外一个是中国舞剧的样式蕴含了集体的身体观念。这在近些年中国歌剧舞剧院创作的舞剧当中有非常强烈的表现,例如对舞段、时长的设想等,创造者要思考如何将它融入整体的节奏之中。

最后我也提出两个问题。当今,国外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不够深入,对于中国芭蕾舞和中国舞剧,他们并不能够充分理解。这个话题涉及民族性,在全球化的进程当中,中国是否把民族性融入全球化,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还有一个问题,中国舞剧的建构还有哪些提升的空间?创作者还有很多不满足以及想去探索和尝试的东西。

舞蹈剧场《在远方,在这里》:

佟丽娅送给家乡一封情书

本报记者 刘 森

11月9日至10日,由青年演员佟丽娅策划及领衔主演的舞蹈剧场《在远方,在这里》亮相北京国家大剧院。舞台上的佟丽娅,不是电视剧《平凡的世界》里的田润叶,不是《产科医生》里的何晶,也不是《北京爱情故事》里的沈冰,她就是她自己——那个从骨子里热爱跳舞、来自新疆的锡伯族姑娘。

这部作品佟丽娅筹划了3年,取材于新疆民族风情,通过“遇见”“致父亲”“致母亲”“致爱情”“致远方”“致这里”6个篇章,展现了维吾尔族、锡伯族、塔吉克族等新疆10个少数民族多姿多彩的歌舞艺术,表达了舞者对大美新疆的眷恋之情。

在“致父亲”篇章里,导演董杰从锡伯族西迁史的男性视角赞颂了父亲的力量与伟大;“致爱情”篇章则采用哈萨克族的舞蹈;塔吉克族舞蹈被用来致敬母亲……导演在充分了解各民族历史、文化、习俗等特点的基础上,将民族舞蹈与舞蹈剧场中不同的情感片段相结合,

从而使“在远方,在这里”的主题得以升华。

《在远方,在这里》会集了50名新疆舞者,主创团队中不乏胡小鸥、任冬生、阳东霖、贾雷、黄海等各领域名家。为了寻找各民族的舞蹈素材,主创团队翻阅了大量历史资料,实地走访了多个少数民族家庭。佟丽娅希望,最终呈现出的是不一样的新疆歌舞。“虽然这部作品来源于传统,却不局限于传统风格和视野”。

舞台呈现没有观众印象中的那种热闹、炫彩,而是传达出一种深邃、独特的时空感。虽然没有绚丽、华美的灯光和音乐,观众却能在舞者的表演中看到深刻的情感和人性的美好。

在充满现代质感的舞蹈剧场中,佟丽娅在少女、母亲等多个角色中转换。她用丰富的肢体语言细腻地刻画了少女对爱情的炽热、母亲对孩子的牵挂、游子对家乡的怀念……

从影视回归舞台,佟丽娅满怀感恩,重拾舞者初心。她表示,舞蹈剧场让自己充满能量的同时,也完成了一次身份的转变,“不仅

从影视演员变成了舞者,也从舞者变成了制作人,未来还期待尝试更多,甚至是影视制作人”。

2019年是佟丽娅来北京的第20年。20年来,她在这里建立事业,组建家庭。“我希望新疆更多的年轻人走出来,看看外面的世界,点燃各自的梦想。”佟丽娅说,回馈家乡是策划这场演出的初衷,她希望给更多新疆年轻人一些机会,带他们走出新疆。

参演的新疆舞蹈演员库得拉提·库尔班说:“做梦都没有想过能在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跳舞。丫丫姐(佟丽娅)不只有梦想,她还把我们这些心中有梦想的年轻人都带出来了。”

同样来自新疆的董杰说:“我们始终对新疆这片土地充满情感,《在远方,在这里》是一封新疆人写给故乡的情书,是对新疆宝贵文化遗产的再现,是立于当下对少数民族歌舞的展示。”



演出现场 方非摄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在广东省深圳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电体育旅游局的组织和协调下,深圳交响乐团委约作曲家张千一创作了大型交响套曲《我的祖国》。今年4月份首演至今,这部向新中国七十华诞献礼的交响乐作品已经在全国各地奏响,并随深圳交响乐团前往欧洲、在斯洛文尼亚、意大利、德国的5个城市演出。作品凭借鲜明的主题、磅礴的气势、浪漫的色彩、真挚的情怀,感染了无数听众。

10月28日至11月9日,深圳交响乐团携交响套曲《我的祖国》再次开展国内巡演,先后在广州星海音乐厅、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杭州大剧院、北京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保定关汉卿大剧院奏响。

大型交响套曲《我的祖国》是作曲家张千一以赤子情怀讴歌赞美伟大祖国的一部作品。全曲主题鲜明、气势磅礴、色彩斑斓。整部作品由7个乐章构成,在以交响乐队演奏为主体的同时,穿插了女高音演唱、钢琴、巴扬的协奏,并融入少数民族音乐元素和经典歌曲旋律,像一首首流动的诗、一幅幅壮美的画。

张千一说:“在我的音符里,祖国是至高无上的主题。两年前,从接受委约开始创作大型交响套曲《我的祖国》那一刻起,直至今日,我的心绪始终处于难以平静的状态。身为中国人,我对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充满爱恋;作为艺术家,我对用心用情赞美祖国使命必达。音乐无国界,音乐家不能没有自己的根。古今中外许多的作曲家都进行过‘我的祖国’为主题创作,那是因为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心中,祖国永远都是最值得骄傲、最值得歌颂的伟大母亲。”

深圳交响乐团音乐总监、指挥家林大叶坦言:“这部作品问世之后,我们已经在海内外进行了多场演出,给我留下了无数

次感人回忆。其中,我们在德国纽伦堡演出时,合唱由德国团队担任,演出现场在一座教堂中,现场除了当地居民,还有很多常年旅居国外的华人华侨以及中国留学生,当《我的祖国》的旋律响起时,大家都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跟着一起哼唱。”

“音乐会上我能够深刻感受到乐队演奏的成熟,指挥的成竹在胸,没有新作品的生涩,非常有表现力。可见,好作品的二度创作极其重要。”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向民表示,“张千一对于主旋律的处理令人佩服,主旋律之下的几段民族音乐旋律,有非常个性化的同时,穿插了女高音演唱,钢琴、巴扬的协奏,并融入少数民族音乐元素和经典歌曲旋律,像一首首流动的诗、一幅幅壮美的画。”

巡演期间,深圳交响乐团分别在上海和北京召开专家研讨会,乐团的每一位成员非常注重听取业内专家意见。深圳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陈金海表示:“深圳是一座年轻的城市,为了表达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敬意和对祖国的感恩之心,我们专门策划了这部作品。”指挥家张艺坦言:“演出中,深圳交响乐团的每个乐手都非常自信、投入,深圳交响乐团表现出来的状态 and 深圳这座城市一样,是一种非常有朝气的状态。”

深圳交响乐团团长聂冰表示,乐团一定会把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认真总结,继续打磨这部作品。接下来,《我的祖国》还将赴哈尔滨冰雪节以及加拿大、日本演出。

第二届中国老年合唱节唱响春城

本报讯(记者卢旭)由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指导,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有限公司、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昆明市人民政府主办,云南文化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昆明市文化和旅游局承办的“永恒的辉煌”第二届中国老年合唱节(以下简称“合唱节”)于11月18日在云南省大剧院开幕。

开幕演出中,交响大合唱《滇池圆舞曲》、童声无伴奏合唱《猜调》、无伴奏合唱《瓦器器》、混声合唱《打歌》、云南民族歌舞《小河淌水》、阿卡贝拉《阿细跳月》等歌曲展现了民族与世界的融合、原生态与时尚的碰撞;无伴奏合唱《八骏赞》、混声合唱《天路》、交响大合唱《不忘初心》《我和我的祖国》等歌曲抒发了各省市合唱团的时代心声。

本次合唱节设置了展演、惠民演出、红色景点参观、专家点评会和合唱指挥讲座教学、旅游景点快闪等活动。来自全国各省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3支团队共计1500名合唱爱好者齐聚昆明,展老年风采,为时代放歌。

合唱节首次启动“云上合唱节”,通过云上覆盖、地面互动、上下联动,让精彩活动通过互联网辐射全国。国家公共文化云、文化云南云全程播放,以直播、短视频、表情包等形式,让合唱节动起来、乐起来、分享起来。

中国老年合唱节旨在整合文化和旅游部系统合唱资源,实现共享共通,逐步建立与海内外知名合唱节的联络沟通机制,有组织、有计划地推荐优秀中国老年合唱团参加各类国际合唱节。



第二届中国老年合唱节开幕式现场

本报记者 卢旭摄

品味音符中荡漾的爱国情

子敏